尚書辨解

尚書辨解卷五

金縢

金鐀屬縢猶閉也古者卜筮之書用櫃藏加鍵閉曰金縢卜則啟旣卜以其祝冊與所得兆辭併藏之昔武王有疾周公卜請代史藏其冊于匱其後成王以管叔流言疑公公避謗居東天大風雷王啟匱卜得公前冊感悟迎公歸史記其事命曰金縢序謂周公自作非也如公自作則請代與藏冊皆私意矣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脩短

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如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爲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必不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仁孝誠敬惟自盡其心至于受命如嚮莫之致而至命也夫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音善）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

王

克商後二年卽訪箕子洪範之年弗豫弗悅也二公

太公召公也穆卜猶敬卜戚憂也功事也自以爲功

言辭二公自以爲事父兄有急子弟之事也累土爲

壇除地爲墠三壇皆北方南面三王之位也一壇獨

南方北向公自立之位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

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

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冊祝版也元孫指武王某武王名史臣諱言也遘厲遇災也虐疾重疾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若揣度之辭丕不背通史記作負言武王之病或是三王負天之子天責償旦亦三王子請以旦代蓋上帝左右必善承順多材藝奔走服事鬼神者乃可王皆不如旦至于奉命帝庭以敷化助民安定三王子孫使民敬畏旦又皆不如王故可相代也當今人心新附四方

未定俾王無恙以不隊天之降重命我三王之祀亦
永有依歸矣卽就也命三王之命旣祝乃就卜聽命
許謂疾瘳也以璧珪歸俟命待疾瘳以事神也屏璧
與珪蓋憾辭謂三王若不許則武王不生周家四方
未定七廟未有主珪璧將焉用所以屏棄也此見聖
人迫切至情子孫告祖父語直事死如生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
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
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卜三龜歷問三王也一 習吉者三龜一同重習吉善

也籥鑰通管鑰以開鎖鍵者啟開也以籥開金縢視卜兆之書三兆辭皆吉也體卜兆之體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公謂據此兆體王其無害予小子公自謂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言三王許已代王終也茲攸俟言安以待命卽祝辭所云歸俟爾命也能念予一人言舍武王也公歸史臣記公既卜遂歸俟命也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者卜史自收其祝冊與所得卜兆并藏之匱中蓋古者有大事既卜得兆必錄其兆辭與龜同藏周禮占人之職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計其占之中否是也啟書藏冊皆

卜人常司非此冊獨藏亦非待公命而後藏也翼日卜之明日凡今日前後皆謂翼日猶言挾日如鳥之有兩翼也瘳疾愈也

人死可以代免乎曰否然則周公為之何也臣子迫切至情猶之病而請禱非鬼能療也死而求復非復能返也情窮計迫無復之矣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之謂也然則歸俟命何也曰聖人誠信之至請代則恨不即代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避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武王克商後七年崩。蓋周公卜金縢之後。又五年也。武王年八十生成王。成王立。年十有三。周公爲相。管叔者。武王弟。周公兄。其羣弟蔡叔鮮霍叔度也。初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祿父于商。使管叔監之。及武王崩。管叔以商歷兄終弟及。謀作亂。畏周公在內。乃與羣弟爲反間。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以蠱成王。凡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國西京王國也。孺子謂成王。不利謂將簒位。周公告于太公召公曰。人

言如此我不可不避辟與避同謂去位也詩云公孫碩膚孫卽避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若有變則已將無以自白于祖考也東謂殷土管叔監殷在東周京在西謂中原爲東也是時成王因流言疑公公處此雖有去位不然內疑而外叛禍將大所謂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慮遠矣然去不之他之東何也東方初定人情叵測公知流言自東來有變必以西討爲名不若因而就之果事由管叔則以兄弟之誼感之變起可親察其情形諺云百聞不如一見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卽此行也其居東二年何也王疑久未

釋也則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即管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討得也謂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為叔請進無以自于王退無以解于兄管叔所以纂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鴟鴞見豳風然史不稱叔稱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云管叔以殷叛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

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之詩猶不悔也欲誚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啓金縢然後悟邪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爲罪則以流言爲忠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成王之蔽于讒也蓋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旣以叛誅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卽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于公居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卽詩云蒼天蒼天豈不爾受旣其汝遷之意世儒不達誤謂

公以流言得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謗聞謗動色即非聖人況口舌風聞殺兄自明視管叔所爲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邪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必不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已不利而又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聞謗不辨輒自引避處憂患而巽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

衛祝佗云管叔啟商惎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既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大誥後金縢

詩東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令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曖昧片語奚損盛德而擅興師旅甘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鬩牆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豈聖人所爲況聞謗之初旣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後又豈肯因謗殺兄學者窮經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旣厚誣公矣乃詭稱大義滅親援湯武放殺爲解夫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紂負天下天下棄之兄雖負弟弟詎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含悽七月鴟鴞皆爲傷兄作大誥

康誥垂泣而語無逸戒譸張亂殺立政教敬爾由獄詩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公蓋終身未忘于管叔之死也豈其旣殺兄而呻恫至此極乎孟子之書最爲近古陳賈問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有諸孟子曰然陳賈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宜乎皆言公失于使兄耳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直以誤使爲過不知誤使猶爲過況其殺之豈但過而已邪故愚嘗竊幸公所以得免于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

正雅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謗不早避避不即東管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紂子倒戈西向公于此時欲避不及欲不與于殺叔不可得矣惟其聞言即去不利之謗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謀坐銷是以管叔之叛遲至二年之後東方情形悉于居東之久公在外二公在內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于推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密幾事能權豈尋常思慮可到當世疑公殺兄亦以是耳嘗觀虞舜愛弟周公愛兄同也舜寧不有天下而不忍亡弟公寧不有冢宰而不忍亡兄其志同也顧舜爲人主力可曲

全而公爲人臣勢不能兼芘家庭之變舜慘于公而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孔子贊公曰不驕不吝詩人詠公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自古大臣功高謙冲未有如公者東征屢出王幼必奉以行一訓一誥必稱王命雖尊居叔父貴爲冢宰而鞠躬盡瘁身先百辟流言蔽主一辭不辨而引咎待命故其自矢曰作周孚先可不謂萬世人臣之師表與必如世儒誣公負扆明堂朝諸侯流言殺兄此其暴戾衞行何異莽操鄉原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世儒又有疑金縢

非古者嗟夫不有金縢公之寃不白于後世矣其曰我之弗辟無以見我先王傳寫聖人心跡曠世如見曰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立言有體紀時紀事可徵可信爲千古尚論公案後人得據此以折服好事之口作史之功于斯爲大世儒不察孔書爲妄作顧謂金縢爲可疑愚嘗恓千古少讀書人非誑語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句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

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秋即得罪人之年之秋公居東之二年也弁禮冠啟金縢之書將以卜也得周公向所辭二公自爲之事蓋請代之事二公亦不知也諸史即諸卜人也對卜史對也信實有也噫歎辭言實有此事公命我勿與人言蓋祈禱事秘言則褻鬼神且不欲武王與在廷諸臣知非逆料其有他日之事也王言勿穆卜者知

天變以公不必卜也念公欲代兄死而況肯奪兄子之位乎故執書泣悔之至也冲幼也新逆先儒謂當作親逆王欲親往迎公歸感之至也詩伐柯詠娶妻諷王親迎以此一時天人震動廷臣有請王親往東土迎公者故詩書幷記之王言亦禮所宜然未果親往也詩歌九罭但以上公之服迎公亦未言王親行也王出郊以天變告于郊因遣使迎公出迓示親迎之意也禾盡起言不傷也按是時太公爲大師召公爲大保心知流言之誣而不早爲王言何也蓋周公所以處此者極盡其道無容于言之也公之避位非

徒自靖亦以善成王也成王以幼冲之年過聽讒邪使老成不敢言元宰不得闢其忠罪人誅而不悟鴟鴞貽而不悔豈非好察多疑之主與浸潤之譖其入方深而元老同辭其跡似黨惟有退避之誠感之從容俟之彼將自動動則其悔必深若强諫過激猜疑四起讒險在外人心動搖周之兄弟同姓五十餘國其誂非覬覦者變且不測故惟有去二公與諸臣居中自可無憂卒使成王一悔悟徹終身夫非公之善處曲成之與

大誥

周公以管叔流言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成王執而誅之公傷之爲作鴟鴞是時紂子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公歸東方徐奄諸國又以武庚叛公乃大誥天下奉王東征爲討武庚平徐奄也時管叔已死故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又曰我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卽指管叔之事詩云周公東征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孟子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卽此行也或曰管叔旣誅紂子不亦可舍乎曰否孽由紂子管叔死紂子安得獨生公

賦鴟鴞傷其取我子覩武庚已為不共之讐矣朱元晦誤以此行為討管蔡且疑其辭緩不切徒歸重卜筮嗟乎惟此可以諒武王周公之心武王苟欲黜殷殄紂子豈待牧野後惟其欲存之故處以舊都及管叔叛徐奄又叛雖欲存之而不可得矣蓋武王受命晚周京僻在西隅朝歌以東薄海五十餘國尚觀望二主間武庚若在天下終未可平但殺其父而又殄其子人其謂何徐奄方以興復為名故不得不折之以卜示之以天意而推本于武王夫殷之亡周之興皆天也武王伐商故周興今王不黜殷則周亡先王

殆之令王不得不終之全商而欲安天下無兩利之策此當世不得已之勢安危一定之理以爲緩而不切特未之思耳是以武庚誅微子即封公不忍亡殷之仁不得不黜殷之義反覆其辭聖人之情可深思不可言傳也昔紂無道人心欲亡紂故牧誓之辭簡而直今商亡人心思舊故大誥之辭詳而婉聖人于此眞有所不得已焉耳嗟夫紂子猶不忍而況于兄乎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王若曰者周公代爲成王言也是時王年十五而公奉王東征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是也篇中凡言小子沖人皆王自稱雖成王之命皆周公之志也猷圖也謫謀之辭或曰語辭越於也弔憂閔也詩云不弔昊天言爾多邦不弔閔乎割害也不少延傷武王速崩也洪大也嗣君所任大也歷曆數也服行也造至也迪猶訓也言年幼嗣統行不能造于明哲以訓迪

寀民而況能格天知命乎巳寺者自後之辭渡水曰涉既渡曰濟敷布也賁光也敷賁敷言布先德而光布之也敷賁而曰敷賁敷猶今蠢而曰今蠢今厥逸而曰逸厥逸恆言多類此天降威言武庚不請天威伐之我不敢閉蓋武王誅紂而存其子聖人之本願也天下初定主少國危反者四起則殷嗣不得不殄天實爲之是以大告發端傷天降割不少延聖人之心大不得已焉耳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句卽命句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曷不違卜

承上言天命而決之卜也寧王武王也武王安定天下故曰寧王大寶龜武王卜伐商之龜今以卜東征明東征武王志也紹猶紹介之紹天有明命因龜受命故曰紹天明即命與金縢即命于元龜之即命同

就卜聽命也曰兆辭也西土周也有大艱于西土言
東人有謀周者謂武庚也西土亦不靜言我周室之
人亦有不安靜與之同謀者謂管叔與羣叔也卜兆
如此是寧王明示我以當討蓋吉兆也于今蠢然無
知之殷小厚之國耳乃敢逹我無疆大歷紀續其旣
絕之緒乘我西土不靜國有疵病民不安康而曰予
將復興反鄙我周邦今殷乃蠢如今日乎怪而嘆
之也翼日猶昔日武王伐紂之日也凡今日前後皆
謂翼日如鳥之有兩翼也顧命延入翼室亦謂兩夾
室也民獻人賢也十夫即十亂也翼輔也于往也救

撫也言昔日有民賢十人爲我輔翼伐商以往撫安其民殺武王圖功我有大事休美我卜并吉無有不驗者龜之可信如此令予以所得大艱西土之兆告我友邦君輩曰予得吉卜將以爾庶邦往伐殷逋逃播越之臣而爾反謂兆所云艱大民不靜惟在王宮庭與諸侯之同宅者不在四方異姓也蓋是時管叔既誅金縢所謂罪人斯得而公又與師東征人或言罪不在武庚故公體羣情而告諭之如此考翼不可征言考之十夫翼武王之事如商不可征則當日武王曷不違卜而必于伐紂乎寧王既不能違卜于昔

小子又安敢違卜于今。蓋公意有隱而難言者。管叔之死。武庚陷之于弟于父兄之讐一也。紂囚西伯而武王有牧野之事。紂子禍管叔而周公有黜殷之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西土人不靖者。既伏其辜。而人之大艱我西土者。容可道乎。公之此舉。其深有慊于管叔之死也。二千餘年來承訛不察。使公冒殺兄之名。識者恨之。後之君子。諒同此心耳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

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
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再告也肆猶遂也予冲人王自謂也永思大艱之
卜而曰信哉殷之蠢也自作不靖禍延鰥寡可不哀
哉予之造于此皆天實役之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
我身予雖幼冲不我自恤卬我也爾等于義當念其
艱大而安我曰勿畏于恤不可不成就爾考之寧王所
圖之功毖畏也寧考猶言寧王寧人皆指武王予小

子王自稱言今討武庚乃上帝之命我不敢廢昔寧
王伐紂惟卜是用故能安受天命今討武庚天助我
民況亦惟卜是用豈得替上帝違寧王而獨不用卜
乎不詳告殷所以當黜蓋聖人有難言之情而但託
諸卜以通衆志耳嗚呼者信而嘆之之辭言天之明
威將弼助我周邦丕丕莫大之基所謂無疆大歷也
○恆情好信惟鬼神武王伐紂以卜吉克衆所傾信
也今卽武王所遺之龜卜黜殷之事其兆又吉前作
後承事同一體此舉惟以勉卒先猷故借卜以承先
志非專倚卜也詩云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

嗣實繼爾公允師此之謂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三告也爾指邦君諸臣舊人卽十亂也舊臣豈不知舊事遠省武王創業之勤則知後人當善成也閟毖戒警意成功所言成功所在卽大艱處也天將以大艱警懼于今日成功之所予不敢不極力以卒寧

王所圖之事故我大開化勸誘我友邦君天匪有忱
信之言其稽考我民而已棐匪通猶詩云天難忱斯
也今兆有吉辭而鰥寡哀哉天意可知予曷不于前
寧人圖其功之所終乎天以大艱勤勞畏毖我民如
有疾痛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成之乎
寧人即寧王今日之舉皆終武王之事非得已不已
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

命君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四告也君順也昔指武王昔伐商也逝往也朕其逝言已亦欲嗣往事也我嘗誦大艱之兆日自思惟如人父作室既底定成法其子乃不肯築堂基況肯結構成室又如治田父既芟闢其子乃弗肯播種況肯求收穫其子怠惰如此其父欲輔翼肯曰予有後嗣弗廢棄基業乎必惡其子而不欲輔翼之明矣故今我不敢不于我身撫循寧王之大命如有弟于兄既考終乃有朋友侵伐兄子其弟以民當安養勸止不救是豈人情則其當往救明矣吁公言及此惕然

有冲人之慮慘然有兄弟之懷其自責深矣武庚所以卒不見貰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五告也肆陳也肆哉勉以盡力也論語曰陳力就列爽明也言通達國事必由明哲亦惟亂臣十人啟知天命爾時牧野之事上帝臨汝猶謂天命匪忱不敢慢易其法則所謂勿貳爾心也況今天降災戾武王

已崩人有大艱于我西土者與之爲鄰而我西土人又自相伐于室天命之不易甚矣爾尚不知乎何今昔之不相伻也誕乃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六告也言已深思周之於殷如穡人之治田芟夷不盡難以望歲何敢不終畝盡治天亦惟休美于前寧人我曷其極至之卜敢弗于從乎寧人有指示我本艱于西土我當率循有指之疆土謂殷以東及徐奄

五十國也況今卜兆弁吉我以爾東征天命不差武
寧王大寶龜所卜陳若此夫復何疑盍殷周不兩存
興衰之大勢也武庚若在則反側未已管叔死而武
庚存非法也此意難于播告但言成就先業不得不
東征而天下大勢已曉然于言外凡聖人告戒不盡
其辭更端反覆使人深思易云重巽申命此之謂也
是以盤庚大誥迴波宛轉學者病其詰屈煩複而聖
人隱微之情正寄乎此千載而下想其上下相譎不
激不迫之情當世所以神受嘿喻也然必歸本于卜
何也古人于衆志難通羣言不齊則借鬼神通之假

卜筮齊之鬼神無心卜筮無心聖人亦無心因至公以明至公所以決疑成謀之微權也夫古聖人作卜筮通易之變非教人全仗之其用卜筮以通衆志亦非已全仗之惟有聖人先覺然後可命蓍龜亦惟古人心術醇然後蓍龜應豈蓍龜靈人心之靈與聖人之靈也後世人主德不脩政不舉事幾惶惑已志不敢命謀不同卿士庶人不協徒倚枯骨朽草巫史聒聒牀下而緯稗邪說附合慫慂以望嚮應豈不謬乎世道交喪久矣人自鬼[illegible]蓍蔡卽有實龜神筴命之不從雖龔之[illegible]大誥如此人心何故漢

唐以後。龜策廢而不講。好事之徒作爲讖緯符命。自稱彰往知來。惑世誣民。大亂滋起。不可謂非卜筮作俑。而聖人亦初不意其濫觴至此極也。是以孔子中庸之教。不語鬼神。唯告之以可知可行。其贊易也。不主卜筮。慮深遠而見明灼。真所謂生民以來未有者。

尤讀大誥所當知

康誥

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所以告康叔也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弟初武王伐商誅紂以其地封管叔及蔡叔監紂子武庚治殷封康叔于康亦殷土也後數年武王崩東方反者數起成王旣誅管叔周公奉王東征討武庚盡有殷地以其半封微子嗣殷爲宋以半益封康叔爲衛晉牧伯官兼司寇監于東土遂相洛營東都蓋周先王十五世皆居西文王有二亦惟西南諸州自冀以東薄淮海青徐猶殷土也東西相距五千里武王伐商止及朝歌自朝歌東惟知有紂子徐

奄五十國皆挾以叛而西京遠不相及周公居東二年悉其情形討紂子在則反側未已徐淮諸國不大創則遠人不威東都不建則天下之勢偏安三大事舉而後天下可定故歸即奉王東征還相洛會諸侯升康叔爲伯作此告之亦所以告東諸侯也然辭稱武王何也凡周公所爲勤勞天下之事莫非武王之事也故大誥則稱寧王詩書所載周公制作靡不稱先德聖人仁孝之至而況封爵尤非臣子所專古爵入于祖而康叔以諸父冲人未宜致訓公人臣無制命禮兄弟之國封自武王故辭必稱武王也雖然公

有難言之隱管叔之死天倫大變公在外朝廷殺叔
公不能救故賦鴟鴞曰旣取我子恩斯勤斯育子閔
斯大誥曰若兄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今康
誥亦曰弟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鞠子哀無逸曰人或
譸張爲幻不寬綽厥心亂殺無辜無言不痛蓋有憾
于王之率殺而或者康叔初亦與聞之故奉皇考之
訓動以一本之思使追念先德共惇天顯弘濟時艱
告叔又以告王也子承父志兄垂弟訓事死如生有
不覺覼縷之至者聖人定大謀仁孝爲本故夫子贊
曰武王周公達孝嗚呼盡之矣蓋管叔不肖始于一

念不孝友子弟不孝友賢父兄之過不教而誅非聖人之心周家十五世忠厚而突有管叔之事公所爲拊心痛也故惓惓以孝友爲勸以率殺爲戒不直陳已意但宣揚父兄之訓而說者不達謂編次在大誥後不宜稱武王既云朕其弟小子又云寡兄則不宜屬成王又謂康叔武王弟則不當于成王時始封封則不應專言刑罰事不知康叔受封在武王初年而益地晉伯則成王也詩旄丘之葛序謂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史記衛世家稱伯本此其官兼司寇故屢言刑罰亦深懲于王之殺管叔而致儆于司寇耳

是時東方騷動國無長君紂死子誅人情思舊懼憂
方深故託康叔心膂處之殷墟假以大權齊亂民不
得不咸殭弗友剛克并用不悖也周之典章大抵出
周公手雖多士多方成王之命皆公之辭不獨三誥
也先儒謂爲武王作欲移置金縢前以篇首惟三月
至大誥治四十八字爲錯簡移置洛誥周公拜手稽
首上令以爲文考之洛成雖在七年而初基則自茲
始諸侯咸會故洪大誥非錯簡也若使武王尚在人
心懾服奄徐未敢動何至費辭若此令讀三誥憂患
懲毖之意宛然武王初封兄弟之國十五何獨于康

叔呶呶爾使東土當武王時早得牧伯如康叔者何至有管叔武庚之事說者不深思議改舊章非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三月夏之正月蓋公東征還之明年孟春也據經公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此蓋成王之六年王在西京而公與召公東來相宅也哉始也月既望而光減魄始生蓋三月十有六日也初基始謀基也新大邑即東國也洛在洛水之汭也四方民大和謂武庚誅

徐奄定四方民心和集無復叛離也周制王畿千里外五百里侯服又五百里甸服又五百里男邦又五百里采服又五百里衛服去王畿三千里外復有蠻夷鎮藩共九服茲所會者東都附近諸侯非必三千里外盡至也百工百官也播民和播布德教調和民心猶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即所謂洪大誥治也士殷士東土初定士至者公皆虛已延接不辭勤勞即史所謂吐餔握髮下白屋者也是時康叔新益衛封爲伯東方之事悉以委之公因諸侯咸在多士畢集乃訓康叔以治民之道即所謂播民和也此節史臣敘

作誥之由世儒謂爲錯簡非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洪大誥于洛以訓康叔成王幼冲未宜致訓公以人臣代言不敢專制而兄弟之國分封自武王故公述武王之志呼康叔告之亦示成王以承先之孝也王若曰者君爲武王言也孟侯長侯也牧伯爲諸

侯之長封康叔名文王嘗爲牧伯明德以正己慎罰以治人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威其當威以顯示民始事區內諸夏及一二邦以脩如戡黎伐崇之類馴至于我西土盡被怙冒上帝休嘉乃命殪滅大商戎大也天下之民是以敘理寡兄武王自稱勗勉也言我又能勉力不怠故爾今得有茲東土文考明德慎罰之功不可忘也此一節公述父德代兄言發端使康叔深念父兄而傾聽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爲武王言再告也邇述也衣服也衣德猶所謂早服令治民將在敬述文王繼聞其衣德之言如明德慎罰庸庸祗祗皆文考身所服德之訓言也然義理無盡汝居殷土當廣求殷先哲王所以保治民者可不遠思商之老成人所以存心者知其教訓又別求聞由商以前古先哲王所用康民者以保安民而弘化于天若爾能多識蓄德充裕乃身在王命亦可無廢墜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通瘝關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三告也恫痛也瘝病也言當自儆惕如痛病在身棐匪通天威匪信難測民情向背昭然可見小民之心難于保語往盡乃心無安好逸樂乃所以治民也民怨無大小在人君順與不順勉與不勉耳已猶後也藐末之意亦語辭猶恆言之云郄也前言終而承之之辭服事也應順也詩曰應侯順德汝小子之事惟

在恢弘王化順應保安殷民亦惟助王安天命作與更新之民移風易俗是汝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四告也此言制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故有誤誤者使之從新無路非制刑本意也有心爲惡者雖小必刑無心詿誤者雖大必赦其要使民易惡遷善而已眚災也過眚災非有心也終怙終也終于此而不改則有心矣典法也式猶用也自作不

法用意爲爾雖小不可不殺殺猶刑也謂不可赦非
卽斃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災眚適爾旣道極其
罪得其情是乃可憐憫不可殺也敬明乃罰當如是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
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藝刵二人無或劓刵
人
五告也刑罰有敘而不亂是乃治理大明而人服民
乃知謹敕而勉于和順也去民之惡若已有疾則謂
治得宜而民畢棄其咎矣保民如赤子則愛護必周

而民康治矣爾雖制刑殺之柄非汝刑殺之奉天討也無或以私意刑殺人其刑殺人非汝封也天也王

又曰劓刵人五刑之輕者亦勿或以己意劓刵人可也截鼻曰劓截耳曰刵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六告也外事謂東土之事陳設也臬所以限制門者牧伯為限制之司今之觀察亦稱臬司設是臬司所以師此殷民使刑罰有倫敘也要約也緣情比律約而合之謂之要囚卽獄辭也要約囚罪服膺思念至

五六日或至旬或至三月然後乃決丕不輕意蔽斷
也覲于此言公于王之殺管叔實有遺憾矣此以下
言愈切而愈悲所以託諸武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
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暋敏不畏死罔弗憝除
七告也臬事臬司之事謂刑法也言罰斷殷民之常
法當酌天理人情用之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謂之義刑義殺也如後世申韓之刑殺不義也次遜

就也勿用遷就汝封之心即使事事盡遜順于義雖曰是敘汝勿自喜惟曰未有遜事如是而後不敢忽耳人未有若汝封之心者善繼述之心也朕心者不嗜殺之心也朕德者保乂斯民之德也嗟夫止殺安民是武王未成之志不泯之心亦周公難言之曲衷也體其意而告之誠切至矣東征之役武庚之誅豈得已乎使人臣皆如管蔡則武王周公此心此德何由而慰所以深致望于康叔也凡民自得罪以下舉其自作不典者寇盜攘奪謀為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其財暋强不畏死此等之人誰不憝怨豈朕欲殺

之所謂朕德朕心惟汝知也暋強也憝怨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
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
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
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八告也承上言寇盜姦宄元惡之人大可怨恨汝尚知朕心不忍殺之況惟是父子兄弟之間各有良心乃不孝不友子弗敬行父之事大傷父心父亦不能愛其子乃疾其子爲弟弗念天倫明顯弗能敬兄爲兄者亦不念父母養子之哀大不順于弟鞠養育也鴟鴞之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正此意我惟弔閔此人非于我政人得罪惟天所與我民之常道大泯亂耳曰若此者汝其速由我文王止孝止慈兄友弟恭之道作不孝不弟之罰刑犯此無赦以教戒之

不率者大擊之況外庶子之官本以訓人訓人者惟其能正人及小臣諸禮節皆當訓之而乃別播陳詭道欺世盜名弗肯念君弗肯救用惟逞己私以病其君如流言輩者是乃不能正人節人而引人為惡也惟我怨之汝為臬司其速由茲引惡之義一切連率而殺之乎亦惟汝為君為長不能惇行孝友齊其家人以及小臣外正惟威虐淫刑放棄王命夫乃有非德而可以治人者乎汝未有不克敬典常由刑殺而可以寬裕民者也其惟文王之能敬能畏乃能豈弟作人寬裕其民耳汝如曰我惟有及勿吹求已甚乎

易近民則政之中道乃所謂朕心朕德于一人以悅也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及之謂也觀于此言公蓋深有憾于王之殺管叔而難于顯言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句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九告也爽明也明思所以啟迪斯民于吉善安康惟殷先王德之可以康乂民者是作求詩云世德作求謂作起斂求也云殷先哲王戒勿君紂也民無有啟迪而不適從者君不迪民則刑罰不中無政于其邦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十告也監者監其失如下言今民不靜是也告汝以用德之說于用罰之行謂明德以慎刑也民不安靜心未戾止屢啟迪之而未肯同心者無他君德不脩天罰殛之又誰怨乎勿曰無罪非罪豈必大必多但一事少差天監在茲況今罪尚顯聞于天乎蓋深有憾于管叔之事而痛自懲毖也觀此節之意周公代言甚明若武王存日自命康叔則此言皆無謂矣讀者

詳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否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
殄

十一告也無作怨無作可怨之事淫刑濫罰斂民之
怨也非謀非彝謀為非常不循理之事也蔽斷也凡
所謀所行一斷之以誠信之心不敢欺詐無此數者
則敏勉其德矣康乃心勿躁急也顧乃德常內省也
遠乃猷勿見小也如是則政寬民和永保長世不汝
瑕疵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句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十二告也命天命也無我殄享者子孫永保則宗廟不絕祀也服命所被服牧伯之命明思王所以爵命之意也聽卑則過察居上而能高其聽則猷遠而見大無急切之政有曠覽之明而可以安治其民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句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十三告也典常也世世享享其國也按善訓人者不在辭之便便精誠不接利口炙轂聽者不給而言者易盡聖人以精誠動物意滿語塞使人聽而思思而又

言言者不廹而聽者心惟浸潤涵育曉人于語言之
外易所謂重巽申命孔子所謂有餘不敢盡而後能
入人深也讀者疑其煩複豈為知言者哉

酒誥

此亦周公承武王之志以告康叔也紂之亡天下也始于酗酒酗于酒則淫于色酗淫則無所不至於是有掊克聚斂瓊室玉門之侈有深宮長夜男女倮逐之行於是有殺諫臣剔孕婦炮烙罪人諸凶暴之事其臣下效之沈湎廢政其民閭化之荒淫成俗故酒之流禍亡國敗家不可不戒也或曰亡國之事多矣而特爲酒誥不已細乎曰否禍莫憯于傷心鎮邪次之君者天下人之主心者人主之主也雖有聰明醉則心狂顛蒙愚夫力不能舉鷲雛醉則狎虎豹跛者

不能歷康莊醉則越谿澗天下狂暴之事由常人作者少惟醉者作事無非狂暴何也其心喪也人心喪則死心喪則無所不爲心喪則教亦不悟失亦不悔酒之爲害至于此吁可畏也哉故飲酒者不必皆狂吾見狂愚之人未有不好飲者殞身喪家不必皆酒吾見縱飲之禍未有不至殞身喪家者始于既醉不覺終遂大迷不反禍亂已成猶舉觴自快曰吾以忘憂滔滔者天下皆是故夫傷心之害莫如酒防心之害莫如遠酒醒則善言可入迷則聖人難化禹所以惡旨仲尼所以憂困詩書諄諄非無故也公槩易于

未濟終曰飲酒濡首有孚失是其作無逸亦歸于無若紂之迷亂酗于酒而已矣蓋飲則愿者變而爲狂不飲則躁者反而爲靜家之多事俗之侈靡未有不由崇飲者勤儉之門守禮之家謹厚之士未見有荒于酒者聖人之訓其切要也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
王若曰周公若爲武王言也明大命者明示大教令
也妹本作沬卽詩云沬之鄉矣衛朝歌之地紂所都
也變沬言妹者少婦之稱幼昏之意紂飲酒昵婦人
酗淫亡國故謂殷邦爲妹邦易歸妹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興其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聖人所以示戒也
醉者昏眛故明大命覺之穆考文王廟次爲穆武王
則昭考也文王爲西伯故擧治西土事告之肇始也
毖戒也言文王告戒庶邦諸臣朝夕惟曰祭祀茲用

酒今世人以酒爲小物夫是物也能使天下後世無知愚皆溺貽禍至昏心敗德亡國喪家非小物也始爲事神灌獻之用惟天地祖宗能享之高年有德能安之仁人孝子賢君能薦之其得則爲福祉失則爲鴆毒豈非天命天威所係乎故古聖人始作酒是天之降命以肇我民大祭也今人沈湎是天之降威也我民用大亂喪德惟此酒之行小大邦喪亡亦惟此酒之罪故文王告教爾後人有官政有職事無常于酒及庶國飲酒惟于祭祀旅酬以德將扶無至于醉文王惟曰我民各訓迪子孫耕田稼穡土物是惜勿

糜穀爲酒則事省用儉淡泊清心善所生也爲子孫者亦當聰耳聽祖父之常訓德無小大小子惟一視勿以飲酒爲小過不飲酒爲小德而不聽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古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嗣爾股肱以下告民也庶士以下告臣也嗣股肱謂

手足繼作也純專一也言專力稼穡奔走勤勞以事父兄肇牽行也車牛以載貨服賈事商賈也此皆養生營業之事與酒相反者也耕田貿易以孝養父母父母有慶如歲時伏臘嘉禮稱觴之類子弟親自洗以爲潔腆以爲豐致用酒是乃子弟勤儉孝友以奉其親也典聽常聽不忘也大克羞耉大行養老之禮也惟君惟國君也人臣高年有德君問道乞言饋食酳爵醉飽所以大養爾惟曰爾老成多識遠能觀省作稽考中德爾尚能爲仁人孝子能進食祭祀爾乃介此得飲酒安逸丕大也介猶因也此乃信爲王

家正事模範之臣茲亦惟天順我以元老大德王家
所永不可忘者是當養之以酒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三告也棐徂非遠也言文王儀刑近也腆厚也沈湎
之意武王以不腆于酒而受殷命聖人非誑詐觀幽
王將亡詩人作頍弁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衛武公
作賓之初筵魚藻瓠葉皆刺幽王腆于酒也子孫既
以飲酒亡祖考以不飲酒興復何疑士君子不敢崇
飲之心何心小人宴樂好飲之心又何心存亡之介

學者反觀自得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服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陳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

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四告也又引殷事勸戒之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迪行
敬畏也天顯小民言天道顯明在小民也經德行有
常也秉哲志不昏也此言能畏民也成王畏相言能
成王道畏輔相如湯于伊尹高宗于傅說惟恐治事
匪有恭敬不敢暇逸況敢崇尚飲酒乎此言能畏臣
也是以外服侯伯內服百僚正次宗官下及百姓里
居皆化上之德不敢沈湎于酒且亦無暇時可終上
欲助天子顯明其德下助官長敬事天子此殷先王

不飲酒之效也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飲身先也命入
昏亂罔顯于民祗以保聚民怨不肯改易盡痛也至
于民痛傷心猶不自止其放逸也其心疾很而不畏
死罪在商邑滅亡而不憂罹皆腆于酒者之情狀也
無明德馨香祭祀升聞于天乃惟民怨與羣小及身
酣腥穢之氣上聞故天亡殷而不愛殷惟放逸之故
豈天虐之人自取罪耳此殷後王崇飲之禍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
汝劼牿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祈父甫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
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
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五告也言予非徒爲此多告而引湯與紂之事乃所
以爲監也惟欲汝協力戒勉殷之賢臣侯甸男衛之
君矧皆有太史內史爲友以相箴規及賢臣百官輔
導矧惟爾牧伯之事惟服行休美以從事不在暴虐
妄殺也服行也采事也若疇猶若屬也矧惟若屬有

司馬爲圻父以驅逐違背有司徒爲農父以順保民有司空爲宏父以定君皆可相助爲理矧汝但正己率屬剛正斷制于酒人豈有不化者不能身教而輕率用刑過聽人言或有告羣飲者教汝勿縱佚盡執拘係以歸于周予其殺之乎又思惟此厲乃殷紂所導迪之諸臣工上失其教乃湎于酒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可也以禮厚下曰享既有斯明享殷臣乃有不用我教辭不體恤上之德意不蠲除已之舊事者我雖不殺是乃自同于殺矣觀于此言聖人之不貴刑殺如此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六告也言汝為牧伯常記我之毖戒勿聽小人辯言易乃官守方今民沈湎于酒不可不慮也辯者必曰酒民所常需申命誥戒何若是瑣瑣也夫物有養而為毒小而害大者莫如酒明者以為當戒庸衆人以為不必戒天下明者少而庸衆人多言法便者少而言法不便者多民方昏淫多言亂聽是教之不信也聖人灼見理亂之源似緩而實切辯言亂政不可聽故曰勿辯昔魯定公問一言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人之言曰惟予言而莫之違不

于一言而喪邦乎酒之流禍也幾乎以天下喪也羣飲之同于殺也幾乎可殺也故曰知幾其神桀未生而禹先疏儀狄幽王未生而周公先作酒誥教人見已然不見將然惟聖人知幾故曰勿辯守而勿失至于此而後見也不然聖人豈不近人情者哉後世不達誥戒之意用不情之法禁私釀搉酒酤因以爲利而曰禁民飲雖殺之不從矣善乎蘇軾有言曰甲窖子責之學也故其子服乙窖于而奪之食故其子不服此周公所以能禁酒而後世不能禁也

梓材

此亦周公爲武王言訓康叔也篇中有若作梓材之語因以命篇梓美材寓愛養成就之意聖人設官分職創制垂訓所以愛養天下而征伐刑獄非其本願司寇明刑惟以弼教方伯監視惟以裕民首篇戒慎刑明設官之意次篇戒崇飲華沈湎之俗此篇戒刻厲培忠厚之基古語淵懿讀者因疑爲錯簡今繹其義圓婉周匝其孰爲錯簡乎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活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亦爲武王言也將教康叔以恬養和懌爲政先言爲邦君者可以無爲而治也大家大臣之家邦君之下惟大家邦君之上惟王蓋尊爲天子上無可以自達卑爲臣民下無可以自代惟邦君有王以專其責于上而下惟稟其成有臣民以分其事于下而上惟通其意故可以無爲而治也今汝爲邦君苟常自念曰

我有上下相師師司徒農父君保司馬圻父薄違司空宏父定辟及尹正衆旅何憂不治乎欲無虐殺人乎惟其爲君先恭敬勸勞耳遂往恭敬勸勞其民遂于姦宄謀殺人者知見過歷者皆從寬宥其臣司徒司馬輩見君行事遂于戕敗人如姦宄等者亦從寬宥而國家無厲殺之政矣此惟邦君爲能然今王開置監司其治爲民亦欲無相戕賊虐害愛養調護至于敬其貧寡屬其婦女合人同由以相容保王其亦欲如邦君之于司馬司徒御事罔厲殺人之命曰曷以長養長安亦無厲殺人乎是亦在邦君而已蓋以

厥臣民達大家達王惟邦君故自古哲王能如此命者其監亦惟身先敬勞正己率屬達王而已何用刑辟爲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兀入聲

惟曰者言立監之意非欲過求也是時武庚已殄奄徐已平東方已定惟在撫循安養勿復事煩擾紛更也稽治也敷菑徧布芟菑也陳修陳列修治也疆田畔也畎水道也卑曰垣高曰墉塗泥飾也墍塈通土

塼也累墼爲屋以泥塗飾也茨茅蓋屋也粗具曰樸致巧曰斲雘采色有五朱曰丹如田既敷菑塈既垣墉器既樸斲但當守其已成修飾潤色而已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再申言立監之意先王文王也文王昔爲方伯既勤明德懷安夾輔庶邦庶邦來享作爲兄弟自遠方來

既又以明德爲后式用典刑安集天下庶邦大享皆明德懐集之效也今中原底定皇天既付中國之民與其疆土皆先王明德之賜肆王今亦惟德用以和悦先後迷惑之民亦用以悦懌先王所受之命如是則民悦先王亦悦天心亦悦太平長世矣今爾爲監亦惟曰千萬年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耳他又何求蓋康叔以司寇典刑爲伯監殷公感于管叔之死恐其督責過急故梓材之言尤以仁厚屬之教康叔亦以諷成王也

尚書辨解卷五終